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目錄

志畧

大學士水簾潘公志畧

述

表經畧先生歿事述 有序

先伯水部公述

梅花醉民述

先太史公述

兩弟志



先太孺人述

墓誌銘

贈資善大夫馬公墓誌銘

代葉閣師

做菴林公墓誌銘

瀛海耿公墓誌銘

潁陽孫公墓誌銘

封奉政大夫彭公暨配全宜人合葬墓誌銘

奉議大夫恒吾孫公墓誌銘

太僕李公層峯墓誌銘

徐母楊太孺人墓誌銘

贈文林郎白石郭公墓誌銘

代

通政司經歷林仁甫妻徐氏墓誌銘

封奉政大夫澄川李公墓誌銘

封太僕寺少卿馬公墓誌銘

墓表

文林郎陝西道御史毛公墓表

廣東道御史本素華公墓表

誄

杜太公誄 并序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華亭張鶴世調甫著

大學士水簾潘公志畧

本朝先輩相業推重我詞臣居多然近代最光顯者則有徐華亭之學術輔世高新鄭之獨立不回張江陵之忘身濟國其他率以惇大靜重爲鉅公稱名實足矣乃其歷清華脩顧問榮名終始垂數十年此生平良有所守足以信 人主而孚同朝未可以世俗功名之見論也大學士新昌潘公繇

嘉靖辛丑及第第二人授史職越十餘年而進侍  
讀又二年而晉南國子祭酒又七年服闋而補國  
子祭酒又三年而晉禮部吏部左右侍郎翰林學  
士掌院掌詹此皆當徐華亭公執政時未幾高新  
鄭相當隆慶間公以賜假還起南京禮部尚書再  
踰年改禮部尚書越年餘而公遂給驛歸也是時  
新鄭去而江陵相越六年戊寅而還公纂修會典  
總裁八年庚辰乞歸十年壬午江陵病薦公入閣  
而召起原官兼武英殿大學士乃竟以江陵薦爲

論者所阻而至今無能爲公一白其故者嗟乎事  
有幸不幸非各隨其時哉當華亭柄國時 肅皇  
總攬精別親近儒臣學士大夫皆克自振於官方  
而華亭休休用賢絲綸重素儒講幄延敦誨先生  
以雍容鴻碩翱翔其間潤帝制而典啟沃宜也新  
鄭頗力于自任而末路稍喜同軋異其門人故吏  
又爲引繩批根意先生必受其推挽乃中立不阿  
飄然而去此固其先幾也江陵銳功名核聲寔開  
具眼而叙人才程寔用而簡同調以爲我綜覈旣

具得一醇靜者守而勿失行之可久於是先生再  
起且入相而竟不得展素志以沒此則先生遭際  
使然未可遂以爲前事泰而末路沉也公忤于新  
鄭以不與新鄭同而其薦于江陵也則不獨江陵  
知公而公實能知江陵大丈夫知己應求卽彼此  
不能相告語豈一時利鈍衆口是非能定哉當華  
亭罷相新鄭欲以遺詔悔用方士之說傾之而  
公在禮部救之力及周藩請絕府基自廢新鄭  
主之而公持不肯下謂府祿未給不下六十餘萬

必欲如請則以此抵代乃可新鄭不悅而其門人  
爲給事中者遂論公度不勝則又嗾其黨論公而  
公遂去公去而新鄭快江陵惜也公貌靜重樂易  
而志存幹濟江陵在館下素稱知心江陵以天下  
爲任而才力足以有爲公又實心器重之故兩公  
最交懽公屢去而江陵惜之不置江陵垂沒而遺  
疏舉公自代大都利濟國家沒齒無他腸若曰植  
其私黨圖身後窟豈江陵赤心熱腸不避恩怨本  
指哉故公之生平不必白第白江陵所以薦公者

可也公家居常與其諸季道江陵事嘆息曰江陵肉未寒而人遂去枯而集苑也世寧復有江陵哉先朝開三大爨千古恨之江陵相而四夷稱貢外戚歛迹中官大璫率奉職而不濫竽政事三爨之不開在 主少國疑時此雖 一人有慶而轉移默奪江陵妙用爲多夫大冒山爲洞賊所據其地連亘南贛汀漳四郡羅旁爲苗蠻所據其地周廻約一千有餘里此皆在中國內負固擁劫古來防禦不暇 皇帝以幼冲御極取而郡縣之倘非閣

臣贊畫廟謨力主必取總督大帥而下能效其力而禽獮其地哉夫任情越分小疵也啓土拓疆大績也嗟乎千秋而後必有能知江陵者余考大冒山羅旁事俱在 神考萬曆初年高文襄邊畧亦載與殷總督士茂書間指方畧而當日如俺荅之貢羅旁之平皆江陵在政府時高文襄亦借其石畫無異同總之新鄭江陵前幕用之誠後相蓋之戾也其功皆可不朽公旣不合新鄭其推服江陵固宜而其論江陵亦甚當於今朝士大夫亦漸思

江陵功且有爲之訟而請卹者矣鶴故謂公之事不必白白江陵而可也且公生平自有本末豈有出入禁庭垂四十年 天子不加譴廷臣不加非一朝因故相之薦而遂積爲植黨沒盡其人品哉况乎故相之志行如古晁錯之流爲劉而不爲晁者其所稱許人又可知也鶴居詞林後進不敢深譚先輩事獨謂近代如徐如高如張三先生皆賢相而公有合有不合然不合者固以見公之高亢而合者且以見公之苦心假令并此名而忌且畏之是我詞臣中必無聲氣之應求人人居靜默而可嗟乎相道何時而共濟哉鶴之伯父水部烈公乙卯典南闈所取第二人也而公孫別駕君志省慷慨有膽志與鶴善遂于秦學士誌外更志而論之

表經畧先生死事述有序

今

天子改元二載詔問遼西失事狀誅責逃帥自經撫大臣以下皆置干理於時臺臣有追訟前



經畧袁公應泰死遼陽難者乃

詔下議卹久之袁公子孝廉楷從關中來伏

闕上其父臨難遺疏并白死事狀

天子憫焉下部議予贈廕祭葬并賜謚如故典於是舉朝仰

上意特旌異封疆殉難之臣以激勵忠節云先是袁公之殉遼陽也時監軍何廷魁沉妾女于井而自縊死監軍崔儒秀下城與徐都司痛飲對泣而縊死巡按御史張銓還坐署中罵

賊不屈而死事聞皆有殊卹而衆議獨以袁公城陷爲死不償責又望風逃者藉口公收降夷爲禍始流言播京師冀以自寬其罪責而沒公之精忠大節嗟乎遼之潰豈緊朝夕故哉當舊經畧解任時疏公自代而以死屬公久矣公受其難而任其勞不濟則以死繼之公之所安也夫懸千鈞于一縷而咎引者之喪其千鈞嘗試其人于虎狼之穴而反咲其受食之爲愚天下豈復有人心哉徐州人

陳生應階者慷慨節俠人也從先生久賓於  
遼幕城垂陷先生命甲士衛之出其所記圍  
城事皆按日而書事足傳信其辨降夷一事  
甚詳當西虜嚴冬食盡逃入奴寨者奴輒撫  
爲前鋒袁公恐奴勢且益張遂合衆議招納  
降夷三千人給飲食與官兵雜屯瀋陽而諸  
道將紛紛議起然二月間奴以千騎從三岔  
兒進瀋陽賀世賢尤世功用降夷居前擊敗  
之斬級四十有奇而降夷陷于陣者二十有

一人及瀋陽之陷監軍道委罪降夷也縛而  
謀加誅焉經畧集衆于都司堂解其縛視其  
背多重劊乃罵縛者令歸其營而卽命將統  
往河西以釋衆疑比奴臨城而城無一降夷  
也事權之不一號令之不行人心之不固孤  
忠獨力而欲作死鬪之孤注其陷遼固宜而  
身亦殉之其事本末同于皎日而與降夷何  
與夫偷生之惡其獨死也害成者之解免于  
僨事而務文致之也旁觀之好爲傳聲而不

成人之美也天下事大概如此矣吁嗟乎袁  
公余乃次第陳生之日記而作袁先生死事  
述

泰昌元年庚申秋八月以永平兵備按察使袁先  
生應泰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十月晉  
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經畧遼東軍務是時舊經  
畧熊廷弼以人言求去而道將多異懦持兩端遼  
陽人心不固久矣袁先生甫蒞任則疏于朝曰臣  
病則醫于遼死則葬于遼覽者悲其志而危之明

年天啓改元二月十三日奴賊犯奉集堡監軍道  
高出與叅將張名世嬰城固守發滅虜炮擊之尋  
遁去三月十三日乙卯奴賊攻瀋陽監軍道高出  
屯黃山不進大將尤世功賀世賢力禦之賊永芳  
遣二夷持書來招降賀帥斬二夷裨上火其書持  
鐵簡獨當南門外撲殺奴甚衆力罷退入南門賊  
從之城遂破世功死城下賀帥從西門遁走先是  
三日經畧得偵報分布各將犄角應援而大將姜  
弼朱萬良軍渾河外俱不戰獨川土兵將周世祿

等力戰兵半濟河敗賊白標又敗其黃標最後紫  
標賊圍川土兵三大將退走不救賊盡殲焉而瀋  
陽遂危十五日丁巳敗報至遼陽經畧急催各路  
兵守遼時賀帥屯立木山當華夷之界衆議以賀  
降爲恐經畧手書自咎調度無方非戰之罪招至  
之使再往乃夜至長勇堡遼城疑爲西虜遂舉烽  
賀帥駭而遁去第使人來云願得當以報也自後  
遼城陷而世賢無所歸遂爲其衆所殺當經畧之  
收降夷也餉司傳國出揭爭之力遂相左而是時

賊將至戰守事急經畧檄餉司令給各兵三月糧  
并預支四月而人賚

皇賞二金其虎旅軍則加月餉六錢以勵士氣餉  
司以瀋陽逃死各半爲辭稽賞未與而賊已至十  
七日巳未經畧會各道將于署中議遣偵奴狀監  
軍高出對以昨偵得奴所殺傷盡大頭目以紅白  
綾裹尸去計旦夕且退語未脫口而賊渡渾河矣  
十八日庚申賊將至經畧同按道與遼陽士民等  
議戰守皆曰開鐵以不戰而潰今欲守遼必須力

戰至日暮經畧乃軍容佩劍從東門出引大兵渡河設伏迎擊留川土兵守城下夜宿城東北看花樓而各道有持令箭撤回所伏兵者于是賊徑渡太子河經畧益難爲計矣十九日辛酉賊至經畧捧

尚方劍趣諸將以下驍雄敢戰者人各加一級自南門出大戰教場軍士奮勇先登殲賊可萬餘奏凱從西門入是時朱萬良以不救瀋陽經畧將斬之萬良乞贖罪自効寧死于敵遂深入敵陣而沒

是夜經畧宿軍中二十日壬戌昧爽傳令城中散米晨炊給戰士食令壯士開西門傳餐人摩肩出賊突犯其前經畧亟從東門馳入督虎旅軍持赤挺撲退扁城門如故訛傳賊已入城監軍高出牛維懼下城出走人心遂亂俄而賊又從西北隅拔閘泄水官兵夾濠對擊喊聲震天以火箭燒茅屋賊不能立乃解當是時賊結營東南堅壁無動時掠輜重糧食爲久駐困城計而以騎攻東門經畧趣東樓指示擊却之又以步攻小西門列挨牌河

西岸縛草人于牌前令二人從後推之逼城以竭  
我兵力而縱游兵掠人門板挑秣實欲併橋夜渡  
城下經畧抽別隙兵增守西堞備之是時日一晡  
監軍已去城上而大將各離其伍矣會砲久燃而  
藥發城上兵士中火驚且亂然城門閉而賊亦不  
敢登城蓋至二十一日癸亥昧爽而城陷也當經  
畧夜禦賊于城東樓各官兵逃去且盡隻身提劍  
巡城上達曙力憊矣乃灌洗呼茶徐飲已命撤圍  
屏疊以破甲并填火藥而身佩劍印縊于其間臨  
縊從容草遺疏數行及作書別其老親命繕寫數  
本分給諸僕令得逃歸者上于朝而告于其親疏  
曰臣受命度遼之日見人心不固逆知遼事不可  
爲是以有葬遼之疏今奴賊攻遼十九日殺賊頗  
衆二十日固守二十一日方竭而死伏乞  
聖明收拾人心爲恢復計臣臨死垂泣不知所云  
其告親書曰男不孝不能長侍老父罪也然念吾  
家世受國恩盟心已久今以城陷死矣願老父順

養天和以終天年且貽督撫書屬之代奏而望其

固守廣寧山海爲後圖遂西向叩頭而縊時同經  
畧縊者內侄姚居秀遣之不去竟死僕人唐世名  
痛哭不肯去舉火焚樓而死嗟乎死難言哉先是  
熊公之爲經畧也一切軍需取給關內而袁公時  
爲永平轉輸接濟無餘力熊公以爲急公忘私無  
如袁公者而薦之自代然經畧以真實濟國以寬  
大豫衆而威不勝其德權不配其位自司道驟秉  
節鉞其疇昔受轄者遽與齊肩而于寮偶中又暴  
起居其上以故相濟少而害成多且其所與其死  
生者皆二三其德之人無死氣而有生心嗟殘破  
之餘燼當方張之強賊視熊公之守遼抑又難矣  
熊公不免衆口而迄不成其捷伐之功公又安能  
調停共事而共圖戰勝却敵之事哉嗟乎若公者  
死可矣死可矣陳生又爲予泣云經畧之于道將  
多掣肘也則又以吳天真事云吳天真者遼之妖  
人也倡邪教叛于巖岫初發兵遣叅將麻承宣黃  
璽往却敗繼以大兵臨之遂就縛天真仍播妖言  
于獄曰此數日灾耳不久救且至經畧懼其搖人

心遂梟示之而各道將欲獻俘奏功不得也遂恨  
經畧而事事多與之左卒至于破遼而不救嗟乎  
忍言哉忍言哉昔張中丞之守睢陽也有許遠以  
主將爲之下而雷萬春南霽雲輩戮力齊心堅于  
鐵石至于殺愛妾享士卒而人知必死無叛志夫  
其仗義多而人心固猶不免城陷而身死何至今  
日而求倫于表公然韓退之傳補張中丞也信其  
幕下皇甫嵩之言黜綴當日親見事至今中丞節  
凜凜陳生出萬死一生而筆表公大節以告余余

不爲公傳誰復傳之者至其令河內鑿山引沁水  
灌田數十萬頃及備兵徐州上饑民圖借司農錢  
全活齊魯饑民數十萬其來永平自策應遼陽外  
修築邊牆用人庀材皆有條理則具載條議記事  
中今特著其死事大節如此陳生歸而祭公于其  
鄉雲龍山之巔其文曰先生之清獨清也先生之  
忠孤忠也先生之仁與三仁一仁也先生清矣骸  
骨可捐灰燼俱蕩而使與逃死之奸捆載暗度者  
共講投醪左矣先生忠矣老親不顧迴腸空碎而



求與偷生之輩佳冶預遣者同奮援桴悖矣先生  
仁矣從容決戰甘死如飴而望與揮涕忍死首鼠  
抱窟之流共商殉難遠矣雖先生任事毋讓耐謗  
不辨功寧推人過則歸已而幽憂隳躬獨罹此患  
海內有心人能無私傷而共悼乎先生得死所矣  
不爲先生慟慟

國家二百五十餘年養士之報薄忠臣義士之氣  
短先生不死不足以激天下慷慨之義先生死而  
一激也然後

聖明赫怒誅問先逃破格用人重貲賞士以憤發  
中興安攘之烈誰謂先生輕一死哉其文激烈有  
生氣并載之

先伯水部公述

水部公諱烈字明建幼絕穎敏曾大父奉訓公愛  
之教之學讀書好博綜玄覽有大志常預擬作狀  
元詩有書傳吳下三千里梅占皇州第一枝之句  
初號後鶴以鶴灘錢殿元自許鄉先進吳石湖作  
詩規之遂改號青原水部公爲舉業宏博組織兼

旁通古文詞詩歌少年困諸生人莫能知獨與董  
宗伯傳策陳編修懿德蔡司馬汝賢衛文學之藩  
交生平驩四公者皆雅推水部公然水部公性剛  
介耻依人樹立每酒間感慨憤發輒放歌或雜媿  
罵坐客稍稍遜避獨四公雖當醉罵終日不肯去  
比酒解輒又遜謝酒狂四公亦不爲恠其相信如  
此水部雖爲諸生然立身負奇節志侔古人嘗爲  
三守銘曰不能詐寧守之以直惟其然故無悖於  
德不能諂寧守之以貞惟其然故無傷於誠不能

貪寧守之以廉惟其然故無愧於天蓋自名三守  
子水部讀書攻苦或日晡未得食或終日竟不食  
乃誦讀怡然不輟以故先世遺書無不徧讀精專  
好古淵博宏廓冀大施用於時乙卯試南都中第  
二人己未試禮部中第四人蓋兩魁其經爲尚書  
領袖云及入 廷對則發明君逆臣勞之旨體國  
報君之義言頗激切當事者以其卷進竟抑置二  
甲第六補工部都水司主事遂奉 詔督徂徠泉  
源當是時水部公氣節自負慷慨譚論當世事已

稍露其稜角而徐文貞寔次分宜爲相水部及觀察公於文貞夫人爲從子兩登第仕於朝文貞方虞親黨貴盛生分宜心而水部公同觀察一日謁文貞於朝房文貞留之飯酒間輒指摘時政侃直無諱忌又感憤發洩不能休文貞亟呼飯罷酒蓋水部志在掎擊分宜奸而文貞滋懼雅意不欲令居禁近地矣然文貞故心 器重之水部公旣以宏博自奮思一窺金匱石室以發舒其志氣而會是年罷館職弗試乃逡巡尚書郎雅非其志而益

自發憤視棄一官如敝屣矣然水部居官苦節砥礪思根株積弊蠹修實事以稱上任使甫受事一月卽出相度南旺諸泉源處南旺所部故有七十二泉泉有官有夫有甲長顧泉老與諸左右吏胥爲奸利上下相蒙隱部使者但以體貌自尊重不復歷山谷巡視諸泉堤諸泉存者裁通流水其廢者數十年泥沙沉淤不經開導卽縣官有巡堤使者名輒聽泉夫泉老糜廩餼不復以䟽鑿流通爲職事水部公策馬巡堤如龍鬪泉濼當山泉水涓

涓僅可通則督其主者濬之其龍魚泉中有泉五十餘去汶水數里壅塞已久漸爲平沙公怒罷其泉官不職者擬草疏條其事宜於朝至馬房一泉密邇衡魚橋汶水賴之公詢其廢狀慨然曰是舊利也既可廢將舊廢竟不可興耶督泉夫開之一日而泉流通乃作詩紀之石其末句云督夫開泉泉卽通乃知功在須臾中願言後來繼今者任事皆與余心同蓋公之能勤其事以告後之人也如此公居官惟蔬粥給朝夕凡魚薪津口之輸歲以千計額皆領於巡泉者公指弗染也其往來關津則立一手牌以便其上下戒弗得糜費片楮吏民畏而懷之纔七月而疾作卒於官邸卒之日幾無以爲殮向所草疏條巡泉事宜者尚留篋中覽者悲其志云水部自少爲諸生時卽以忠君孝親自矢贊伯夷諸葛武侯徐仲車文宋瑞以見志有曰弗變惟義弗死惟仁又曰匪孝曷子非忠曷臣當嘉靖壬子居母喪太息時事作罵雨歌乙卯冬入計偕楊忠愍公以論權相死西市公悲而吊之作

剛柔正氣歌其立朝卓犖侃侃思有樹立蓋平日所蓄積也而竟不展其志以歿徐文貞公聞其沒而嘆曰惜哉此古所謂剛者恨未有人陶鑄之耳水部性至孝母孺人早沒終身哀慕形於詩歌先大父處士公作鰥居十詠命公題其後公叙述詳婉詞旨酸切先大父泫然不能讀嚴事姊友愛弟妹輒撫而泣追念母孺人也公生於嘉靖庚寅卒於庚申年纔三十有一故同年范太僕作詩哀之曰未及顏回夭方過李賀年天付其材畀其志而催折不竟其用然其志氣傲儻科名振拔則至今宗老道青原遺事洵可垂不朽訓子孫者也公所著有殷遺錄皇明億萬載紀錄及巡泉詩稿尚存配朱孺人食貧守制年七十餘終學使者以節孝旌之子一鼎女一適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陸彥植外孫景朋舉南畿癸卯鄉試景臯以廕入國子能經紀毋氏之家鼎剛直有父風而落魄諸生間耽詩嗜酒以貧死別有梅花醉民述然無子從子鼎乃奉水部公祀

梅花醉民述

梅花醉民者余家長公世候鼎也別號梅菴所居  
隣隙地植梅花數本穴其室題曰招梅而日吟詩  
其中又性嗜酒飲輒大醉卒之日手書謝親戚賓  
客而自署曰梅花醉民故以醉民傳也長公幼絕  
穎悟讀書能文章二十補衛諸生爲諸生者十八  
年竟謝去又二年乃復憤發試里社補邑諸生人  
皆以爲奇然長公故匏瓜一弟子員意弗屑也長  
公少故工舉子業已學詩卽工詩學書法又輒工  
行草大字乃舉子業寢弗復治矣以故爲諸生輒  
大困嘗曰人生高視闊步酣放自適耳夫仰面看  
屋梁著書傳千秋萬歲者古人弗樂也又安能白  
首樊中呻其佔俾效能言之烏乎長公幼孤父水  
部宦薄矣母孺人細靡錠拊以售饘餐無嘗飽乃  
性落落不喜會計生產或故舊賙給數十金盡付  
奴子手恣其出入卽立盡置不問而大約半畀之  
酒人至困厄無擔石竈竟日不煬暑無帷蓋寒無  
襦引酒怡然嘯歌不輟也時親黨皆憂其貧難療

乃長公自謂貧故不須療耳長公凡三娶其再娶  
王故善織嗇操持嘗從容進曰君卽無妨豪飲第  
少裁它食指冗者我能雜一奴一婢力作以奉母  
孺人菽水且佐君讀也長公曰咄見婦之言而欲  
我捫一錢輒汗下不肯出袖乎夫安在衡量縉筮  
藪藪此此遂作守錢虜哉三婦皆先喪而竟無子  
或諷以子嗣者笑曰趙泉欲死葬陶家側令百年  
後作酒壘由此言之黃土吾曾玄矣夫安用子當  
是時長公終日不廢吟亦不輟飲竟年六十一而

以貧死也然長公性孝友篤於人倫爲人剛直能  
持大節卽力貧不肯纖趨媚事人其與人交洞開  
胸臆酒中不快意輒肆口嫚罵稍解則又懽如平  
生都無所校其於包藏狙伺之事非特耻不爲往  
徃嫉之如仇以故宗黨皆樂而就之人以爲詩則  
孟郊書則米顛酒則劉伯倫貧則黔婁僨馬酒狂  
似蓋次公而方直不欺則又人倫中蘓桓公嚴彭  
祖之流然終不若自署梅花醉民一言差近真耳  
長公死而家四壁無長物獨出其詩歌數卷授其

甥陸九之生而贍沒而歛且葬皆甥力也。弟兼日昔衛端木叔病無藥石之儲禽滑笑其狂而段干生以爲德過其祖賜何則道有所極固未可以物理論也。令長公學對偶聲律以一倖世名積黃金滿籬長子孫以自累其又安能脫屣身世自標酒德翛然長嘯而往哉。長公少先太史四歲讀書同臥起先太史愛重之然先太史引繩墨凜凜而長公頽然自放夫非道各有極者耶。

○先太史公述

嗟哉太史公沒而年纔六十有四也其學術不試於時。然其生平志行則已見於

天子之寵言。是可述也。先是孤鼎甲辰試補館職會

上覃東朝恩詔館職旣實授例得以其秩榮其父毋。于是庚戌授史官遂錫初命。晉太史公如史官秩制詞有清德自知之褒太史公跪讀感泣曰嗟乎。臣之先人修恬素之業。卽臣之兄仕通顯無敢易節焉。草莽臣孤貧力學四十年。守此硜硜者無



貽先人羞。乃德音實寵嘉之。草莽臣死且不朽。敬以扁之堂中。孤孺是以述太史之清德而存其大也。太史公爲處士中山公第三子。以奉訓大夫。合齋公爲大父。以散官東河公爲曾大父。而孝廉聯芳。乃其高祖。封右都御史。贈尚書貞孝先生。則第二派所從出之祖也。自貞孝先生至太史公。凡六世。而上世詳貞孝志中。不具載。太史公生于世家。然彌月而喪母李孺人。依保母而居。父中山公家中落。襁褓孤苦矣。然幼年卽嶄嶄露穎慧。不肯逐羣兒嬉。曾大父奉訓公特憐愛之。手書不自棄。文訓之學。稍長。負大志。讀伯氏水部遺書。輒以古人自勉。每燈火誦讀。達曙不休。當是時。李工部南涓先生見太史公勤學。嘆曰。此吾姊乳下兒。乃其志一日千里。月捐錢布佐其讀。太史公作書。謝弗受。日兒父壑。粥度可朝夕也。會里社試童子。南涓先生欲上其名郡邑。太史公又固謝。南涓先生更器重之。蓋是時太史公方髫年。其志氣不肯依藉人。如此。年十七。補華亭諸生。試輒居高等。爲文章。繩

削合度而澤於義理。又神氣清朗，無塵俗補綴之習。聲光籍籍起庠序間，已補增廣生。六試南都，竟弗第。然太史公習舉子業，弗輟寒暑，矻矻討定，鉛槧刻畫，雖沐且飯，不皇也。太史公治尚書家言，晨起必課二三題，經年積篋中文成帙幾千篇矣。其課孤孺也亦然。以故郡中尚書家推太史公，而孤孺自此遂以家學顯。蓋五十年枕籍詩書，沉酣筆墨，饑忘食，倦忘寐，寒暑忘裘葛，所謂讀書樂而安之者，其不售于時命也。太史公性狷介，居家惟務

節嗇，不爲酒食糜費，及華綺炫耀之事。布袍蔬食，裁足飽煖，間不至大困。而吾母太孺人亦荆布搯作，不耻言貧。終日閉門課讀，且織，家人欣欣有自得之色。雖觴酒豆肉，不輕受惠于人。先是太史公年二十而贅于太孺人家也。外父陳翁好施善費，家亦旋落。居二年，太孺人奩妝如洗，歸而大父亦以貧故，不能析一箸。太史公拮据自力，支朝夕薪水焉。而又時時飭滌灑，上大父食。大父更憐念之，謂世人憐愛少子，何獨令此乳下兒獨自茹荼苦。

也。然太史公竟力貧終身。全其苦節云。太史公中年喪太孺人。孤衾獨枕。幾四十年。當太孺人沒時。孺年十七。未授室。兩女纔八九歲。兩兒則在襁褓中。伶俜無依。倍酸楚也。太史公與孺共卧起。坐讀。輒丙夜。東方未曙。則又趣攬衣起。徧分糝。爇啖兩女。兩兒視其寒煖。蓋代太孺人母者十五年。櫛沐不時。衣裳破碎。無補紉。終其身不蓄一婢也。太史公教三子爲文章。貧不能行經師。修手畫口授。皆盡其法度。孺旣登第。而雋亦補邑弟子。然其居常讀書爲文章。雖晚年益不倦。人以爲有書癖。太史公敬慕伯氏水部公。酒酣輒吟誦其詩歌。謂其博學負氣節。可爲子孫訓。而嚴事姊富家姑。蓋富家姑年八十餘。志量節行。有古烈女風。與水部公及太史同母李孺人出。方正潔白亦相似。故同氣愛重如此。太史公落落。與人交不爲寒暄態。而獨善郁孝廉先生履臣。履臣爲富家姑贅婿。太史公樂其廉介。故坐譚輒竟日莫逆。然履臣高太史公文行。輒欲一推轂于郡邑。太史公峻顏色拒之。謂毋

濁淖吾生平也。太史公既受詔加封秩，纔一御冠帶，報謝郡邑大夫，諸薦紳自後閉戶不肯見賓客。徒步往來里閭間。一二老蒼頭短衣楚楚，客來投謁，應門間無人。時人以為太簡。然鄉里皆樂而安之。忘其里中有封公也。都邑大夫舉鄉飲酒禮，延為上賓。太史作書，遜謝不肯一往。日手抄錄古選詩。唐人近體，哀集古文數十卷，歌咏娛樂嗜酒嗜田野遠眺，舍旁有古墓，樹蔭蔭如亭蓋，蔭可畝許。太史公暇則提一壺酣飲其下。後乃捐三十金

買一荒圃，果木數株，竹百竿，流水一灣而已。日徜徉其地，差以為樂。薄田二百餘畝，然大半為諸生時口約腹裁，力苦躬置。所居先世古廬，不飾一椽，頽垣破屋，蕭然自足。常訓孤孺曰：輕施好奪，古人戒之。夫欲一介不取，先須辨一介不與。今人多獵慷慨好施名，遂失其立身坊表，不能自救。孺子戒之哉。然太史公遇親黨窮厄不振者，又輒喜為賜給，不倦。斯其為清德，不愧先大父者與。太史公諱煦，字明和，別號青濠，晚乃自號砥柱居士。生于嘉

靖辛亥二月廿二日卒于萬曆甲寅九月廿八日  
封秩翰林院檢討徵仕郎配陳氏贈太孺人先太  
史公十七年卒子三孤孺居長娶陸氏封孺人次  
嘉娶早卒無子次雋府庠生天未聘女二長適太  
學生王廷鼎次適邑庠生俞廷諤孫男一人稷孫  
女一人受尚寶司丞徐君元家子念祖聘不肖孤  
孺爲諸生貧不能養登第在史局留京師五年予  
假歸省侍不一年而太史公奄然辭世也祿不及  
其親雖百死易贖焉其仁人君子憐而賜之不朽  
以紓後死者之痛泣血百拜謹述

○○ 兩弟志

余兩弟嘉字次調雋字幼調太孺人生嘉十四年  
而舉嘉次年再舉雋也又二年而太孺人歿矣傷  
哉藐諸依二媪哺焉先是是年春先太史蓄聚館  
穀并鬻瘠田贏金百五十有奇一夕奴胥其篋而  
去太孺人以憂死是時歲大饑先太史挾三男二  
女筮筮相吊也食指供不給焉乃兩兒并日而飽  
矣先太史性狷潔不隨世俗頹仰親黨俱謝絕無

升酒豆肉來往。終日閉戶茹蔬水。課余讀。乃余頗志讀書。每讀書暇。則更提抱兩弟。繞床走。又時袖搏黍餌之。獨深念太孺人。則淚蘊蘊不能禁也。兩弟何知。輒抱阿兄頸。嘻耳。余竊歎曰。安得而兩雛有頭角。能識父母艱苦哉。自後又四年。而先太史迎師課兩弟讀。乃兩弟俱善讀。而幼調齊敏。日能誦千言。次調微遜不及。而先太史程督過嚴。授書率各過其量矣。幼調又能徧讀先秦兩漢及唐宋諸大家文。無慮數千篇。先太史于是指示爲文章。

乃二子輒又習文章也。當是時。次調性沉毅。有操執。而于讀誦良苦。幼調早慧。而性通達。善變化。乃恂恂不出口。而又勤學。喜討論。與之語。雖徹丙夜不倦。故父兄皆以爲奇。時余旣授室。出爲人譚經。糊其口。每得經師。修休沐歸。則市酒。鋪上先太史食。遂挈弟妹環坐床頭。出上食之。餒食之。食已。輒與兩弟論文章法度。古載籍故實。或濡筆墨。手抄錄諸古文書。則兩弟侍案頭。終夜不肯去。而幼調憐我手龜。輒起而代搽觚也。幼調雖髫年乎。然靜

重蘊籍。遇事有條理。宗父老皆目爲遠大器。而家人多愛敬之。至癸卯幼調試里社高等。補郡弟子員。是年秋余雋南都。明年甲辰余登第。改館職。留京師。而幼調以是冬死。又明年乙巳余歸。次調來迎舟中。相持泣。再逾年丁未而次調又死。其死皆以咯血也。傷哉太孺人連舉兩弟也。色喜謂余曰。自我爲汝家婦而辛苦也。復何憾。喜有而曹三子耳。傷哉。乃今竟一子矣。當窮約時。搏黍相哺。濁酒殘肉相慰。勞兄弟床頭。懽笑竟成千古傷哉。太孺人死而吾父子兄弟哭。太孺人兩弟死而先太史與吾哭。兩弟乃今吾一人耳。而獨罹先太史之痛。此吾所以益痛兩弟也。悲者不可以歛。歡者不可以爲太息。吾又安能形之于筆墨文字哉。作兩弟志。志吾痛也。次調生于乙酉二月十五日。卒于丁未四月初二日。幼調生于丙戌十月初十日。卒于甲辰十二月十四日。次調年二十二。娶蔣氏。無子。許之。再適。幼調年二十未聘云。

○先太孺人述

太孺人生嘉靖癸丑距卒萬曆戊子年纔三十有六耳太孺人以隆慶壬申舉孤雛也。沒之日孺生於世已十七歲。二女長者九歲次者六歲最後舉孺又舉雋則孺焉三齡四齡耳太史公介貧寡求援。又歲大饑而減獲挈囊金以遁太孺人尋臥病不起太史公携三兒兩女伶伶俶俶晨夕曳釜糜而共蓆蓐澡濕幸以無填壑者。父母辛苦至此極也。痛哉何忍言。憶太孺人之沒而孺與長妹匍伏哭床頭小妹方卧柴窩中起衣敗絮而呱呱啼哀

楚動傍人。孺在提抱。憫視啼且憶雋則不知誰何。問以孺則應曰睡矣睡矣太史公益悲泣曰兒謂孺此睡有天明時耶嗟乎襁中兒不知悲而母乃去之。此兒之痛欲絕者也。何忍言。太孺人生於陳氏名族其家自雲窻公而下世耕居青浦之琴林至儒官盤石翁讀書爲諸生能詩書法類鍾繇諸宜人力操作家事漸盛太孺人爲其第一女年十九而太史公爲翁贅婿是時翁苦訟又苦徃役家中落矣而願潔饘醴以飲食太史公乃翁長男與



人訟而鬪。他費不貲。則陰假太孺人橐中裝。居久之。太孺人隱不忍言。而橐如洗。是時孳已生二歲。太史公挈孺人歸。歸而家四壁立也。太孺人願鬻柎。旋以上食王父。處士公而佐太史公。保母餐惟謹。當是時。處士公力貧。卽憐愛太史公。無箸可析。竊仰屋嘆。而獨私喜新婦孝敬。能相其夫子讀書修身。以無憂內顧云。乃太史公試諸生。輒高等。名噴噴聞郡邑間。以故行經師。修者屢滿戶外。太史公間一納其脯廩。裁糊八口。而井臼手操。兒女哺乳。迄無一力以自給。太孺人亦信勞苦矣。太孺人雖瘠乎。然未嘗言貧。每諸姒高會。以一荆布雜坐。珠玉紈綺間。怡然不屑意也。瓶粟不充。酒漿不給。至一簪不得。易餅餌啖兒女。未嘗肯貸升勺于他姻鄰家。孤孳雖七八歲時。能心識之。以故太史公孤介。不肯俛仰人。太孺人實能口約腹裁。成其高。斯不媿黔婁婦矣。然大孺人故病瘵。會戊子歲。饑。太史公携孤孳試南都。太孺人病。輒思孤孳泣。歸而見。則又泣。無何寢疾。竟不起矣。嗟乎。太孺人

與太史公共荼苦。纔十七年。孤孺尚未有室。兩女  
兩男。伶仃無爲。哺嘔者。而竟遺棄藐諸孤而逝。痛  
哉。太孺人沒。又十七年。而幼子雋補郡庠生。是年  
癸卯。孤孺中南都鄉試。明年甲辰。第進士。再授館  
職。又明年。予假歸。侍太史公。越三年。而還職。授史  
官。以東朝覃恩。得贈太孺人。錫之初命。又五年  
而太史公沒。孤孺卜壤於南濠上。祖墓直南二百  
武。而奉勅命。太孺人合葬。天乎。何不假太孺人年。  
令孤孺畢此祿養。無抱恨于九泉也。惟大人君子  
賜不朽于太史公。并以嘉惠太孺人。而勒之銘。謹述

墓誌銘

贈資善大夫馬公墓志銘

代葉閣師

內江縣西南十里迴龍山之原。曰故尚書馬公之  
墓。公以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軍務  
卒于位。所謂邊強之臣。勤其事而死者也。天子  
遣祭。贈公兵部尚書。廕一子如例。而公所葬地。爲  
賜域。云其子士琦。旣十日葬。而來乞余銘。余備位  
政府。與公共疆場事。而痛公之勞以死。遂叙其世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而銘之公諱鳴鸞字君御號鳳麓其先扶風伏波將軍以勤勞征伐爲東京建武功臣至勝國時丁夏令蜀閬中避兵徙內江遂爲內江人閬中令四傳而有懷遠令子復懷遠令三傳而有貴州叅政自然蓋叅政以上至閬中令歷七世也而皆再通顯叅政生愷爲公之曾祖愷生武陵令升階爲公之祖武陵令以理學聞其治民強執有惠愛常奪榮藩田湖還之民又窮治其監奴不法者竟棄官歸生子魯卿進士爲雲南僉事公之父也武陵令

僉事皆以公一再秩滿封贈如公叅政都御史官公弱冠第萬曆甲戌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進秩員外郎署郎中事遷湖廣僉事歷叅議遷雲南副使備兵瀾滄調湖廣尋遷陝西叅政再遷按察使備兵寧夏河東已進右布政使備兵河西尋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鄖陽六郡軍務再起復巡撫宣府六載滿進副都御史尋遷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卒贈兵部尚書云公年十二武陵公歸山時卽携公讀書山中爲語聖賢之學

及舉于鄉受學趙文淵先生以故公年少時卽慨然有志以天下事自任卒奮功名定危亂輯和民人施於夷狄其學問有素也公爲人老成深重而行事能必達其志其當事利害敢於盡言而籌畫必計久遠其以主事董杭州榷事能不畏豪猾而甦賈人疏河渠裁諸姦利故事賦編戶竹木以佐賓客者公至悉罷之其以湖廣僉事分巡河北也駐武陵時武陵藩暴百姓不減公大父時公械其瑄伏法而強藩懼曰是故強項令孫母令吾曹嘗

其法也五開爲梗幕府欲兵之公先檄諭諸夷縛獻其魁而西人安其以叅議分守湖南也衡永之間法愷而敵公法其亂不悛者士伍股栗更始時猶苦增稅而諱公馳散其黨爲之減稅釐蠹徭人謹曰公能生我其以副使備兵雲南也緬寇亂公生擒岳鳳父子斬俘共二千三百有奇招撫四萬六千有奇捷聞賜金紀叙又連城于順寧大侯間宿重兵以制其兩首之鬪其叅政湖廣調陝西也會有洮河之警故以公鎮隴未幾劉嘯以寧夏叛

督府檄公計事公畫三策謂宜遣將提兵直搗城  
下討渠魁原脅從乘其人心未服當有內變次則  
急遣驍將保靈州斷賊長驅路而督撫移鎮調度  
其中慎無觀望各鎮兵集使虜與賊合而我師老  
城下於是督府如公畫部署是時公亦遷按察使  
備兵寧夏而賊賄虜寇入督府檄公治餉又檄公  
攝監軍張亮堡之捷諸將大劊虜去而賊勢孤迄  
賊平所爲購其黨相攻殺自贖者公之籌畫爲多  
其以右布政使備兵河西也當劉哱儗擾之後安  
反側修戰具濬河渠之湮于水灌者以便民耕計  
縛賊黨馬世傑以歸而虜中鄉導絕公旣久勞師  
旅天子知公有膽識氣力乃進公右僉都御史  
撫治鄖陽公治兼恩威吏法民安軍實具修奸宄  
弭銷而穆然以民生困疲爲憂常三䟽請罷礦事  
不報未幾以父憂去公去凡五年上又從田間  
起公巡撫宣府是時甲辰夏五路台吉入犯新河  
口邊人告急公至卽儲粟練兵修堡遠謀以示決  
戰因請革其歲賞五路懼盡歸其所掠請自贖又

補進頻年歲貢馬數公因撫之而塞下寧公之禦  
夷狄大率先中國有備禦奪其魄而制之及其馴  
伏則又撫之如平民不專用甲兵戰勝也其後總  
督時制班白二酋亦如其馴五路而二酋伏公之  
爲總督時也虜王數近塞下胡騎出沒獨石新平  
間諸宿將集麾下兵待虜公盡罷去之曰柰何無  
虜而我自疲也第修明法令宣 朝廷威信虜亦  
惴惴寢兵受款虜王死小酋應得封而阻于婚公  
策之曰酋婦沮于素囊而託言齒長非情實也若

不婚而封酋婦肯吐王印乎印歸酋婦而封在上  
酋是二王也卜酋王而市馬撫賞當盡歸之在酋  
婦必不甘心若歸之酋婦則利在素囊卜酋又何  
利焉設起而爭是封事成而虜釁起未見其能戢  
諸部也夫嗣封者彼求我非我求彼也須待其婚  
成及虜衆保舉而後許之此謹始慮終之道慎無  
輕言封蓋余所趨公之言者如此而公尋卒矣公  
卒而卜酋竟與酋婦婚諸酋具狀以請 天子乃  
封卜酋爲王而諸部帖然公在邊疆能任事而必

籌其終始柔戢戎狄威德遠聞而其謀國深憂則  
在撫卹時能礦三疏余因志而得載其畧其一疏  
畧曰南陽交錯而礦夫烏集非若土著易束縛也  
其衆走利如鶩其人嘯聚而易變有如所得礦砂  
不盡輸之官一追詰而抗命起是亂之道也若令  
百姓自採則一峒之礦幾何所輸銀幾何夫謂民  
肯自捐其橐而歲佐內帑百萬金臣以爲非人情  
也採者聚其徒而飲食之勢必求濟于遠近之居  
民而居民食有限爾迫于饑而攘奪之不免則齊  
民盡盜也令民釋鋤耒而逐椎鑿田疇荒而本業  
耗何以爲生以趨利之愚人當有盡之礦脉屯者  
不散來者不止卽官兵何以爲防藉曰調兵而礦  
與兵皆非旬月可罷費不取于縣官荷戈者何以  
餉所在饑窘而往來差官之供應何以給臣未見  
有良策也其二疏畧曰臣伏見南陽州縣土脉  
之役夫斃于土石礦頭困于包賠鬻男女  
賣田廬賂賊不及則雉經而死曩者歲祲 陛下  
發帑金三十萬賑此一方而今以二三千輩之言

陷之塗炭且採取八月進纔五千秋毫之入  
下亦何藉此至于防守兵糧既不許取之于礦枵  
腹旬月積欠入千餘兩脫巾之患寧獨役夫薄入  
官而毒厚于民怨積于兵願明主三思也其三疏  
畧曰自宵人以大工藉口而利事日新近又有店  
稅焉稅之說陳奉入楚梁永入秦魯坤人鄧遠近  
洶洶商販吁嗟至于商洛漢沔之間自開採至今  
不聞取砂某峒銷金若干而第聞州邑坐派條鞭  
勒限追解夫 聖旨原不加派小民而今之條鞭

加賦更甚茹荼之民何以堪此店稅非必有貨馬  
稅非必有馬中璫啣 命從者狼集攘臂橫奪騷  
動里井臣聞括民之財其心必傷彼且須臾未死  
則有奮鋤耨與官兵敵耳土崩之勢旣成 陛下  
雖取二二三首事置諸鼎鑊事亦何及盖三疏而言  
愈切直論者謂公邊疆之臣也其計慮根本又如  
此昔伏波將軍征伐所過輒爲郡縣濬渠灌溉以  
利其民公憂國愛民直言極諫固非第以疆場功  
名見者也亦庶幾伏波功德矣公所著有督撫奏



議鳳麓山堂諸集其論學則有冲默居士養性篇  
公生于嘉靖戊申某月日卒于萬曆庚戌某月日  
年六十有三娶譚氏封淑人子一廩生士驕來乞  
銘者也銘曰馬氏之先讐南夷于今爲江北大有胡  
伏波之績絕代無誰其繼者曰尚書尚書膚功滿  
九區平滇平夏威名敷臨邊獨坐洗兵戈名王厥  
角來嵩呼 天子北顧樂無虞尚書太息憂民痛  
昔年二疏何勤劬爲扶赤子徒區區功則偉矣德  
與俱底其孫子祿有餘高原鬱鬱錦江墟我銘其  
幽永不磨

做菴林公墓志銘

厲者東夷訏遼塞台城推陷將軍壁死材官徵募  
擾天下水漕陸輓無停息當是時朝士大夫急則  
聚朝堂會議日中不決緩則循故事爲建白往往  
託空言不見施用兵老而財粟殫夷氣日驕邊氣  
日索憂國者莫可誰何則庶幾山林耆耇抱經世  
志有方畧者借籌野獲以竦當事之聽而做菴林  
公棄官家居錢塘江上垂十年乃憤惋考建夷種

落本末述當日強弱之概并欵勦失宜之故與夫  
治兵調餉用夷制敵之法纍纍幾萬言其言朝無  
事則不必生事故萃夷兩安又祖制分剪其地而  
夷若自後合併使一而夷驕趙靖遠決計捕逆而  
董山誅李寧遠出其不意而王杲縛棄地議起而  
邊事壞車價減而夷心離南關滅而夷虜合四大  
將無應援而兵事僨兵貴土著餉宜屯田奇莫先  
于用間將莫妙于用新余讀其書而歎息以廟堂  
上不盡如公遠識深計爲恨而更慕公之讀書不  
忘國以著述當前籌也乃余奉使事歸而公已先  
一年沒矣傷哉公自萬曆丙子舉進士于鄉一爲  
慶雲令擢應天府推官再爲隆平令所至潔已砥  
行與民任事而忤于時其在慶雲當古鬲津瘠地  
民不耕乏食輒他徙公輯而勸之耕歲登乃倍隣  
壤嘗抗論稅璫所過地不宜令旁邑貼厨傳而民  
得蘓有馬市弁入境鞭其館人勒車價而公直之  
臺臺以故事爲沮弗能奪而弁遜去稅璫揭黃旗  
橫行他境公度其至爲好語欵洽而微諷之璫唯

唯謝約束其狐輩而境內帖然邑大蝗公下令捕蝗者償之粟而蝗不害有屍戕于野而地不血公揣其自他徙捕得主者名伏法一邑服其神明其擢南都李也京兆五方錯居而發奸井井有六合湖故民業宦折入之而民訟公籍以畀民後竟以攝句曲令中考功議不屈而去其調隆平則以真定撫有私屬不應而歸其歸也乃著書數十萬言以老當萬曆壬癸間陳文憲公昌言于朝以前代皆有史記而我明無正史乞開局纂修以傳信不朽 上報可而無何陳公去公喟然嘆曰豈謂名山之藏專俟石渠而廢明聖盛德不載及功臣世家賢士大夫之業不述也盍爲草創以備代興于是披採九朝之故事爲帝紀爲世家列傳爲天文輿圖禮樂兵農鹽錢戶口藩漕四夷諸書臚列經制綜其條貫凡爲卷百五十有二其書藏于家今行世者獨建夷考一卷及應謚名臣考八卷而已公讀書志在世用其磊落敢爲之才自足發揮有濟于時迨遭時不合而專心著作網羅文獻勒成

一家以俟千秋萬年之賞識至其遇國大事則又以披裘負薪之言思佐雲臺之一箸其苦心長計至老不衰夫令循吏不登最牘良史不列史官其亦可爲世道慨已公家居嘗建議爲武林城中徙水壩以便輓輸其圖說具在可見施行其爲人直道不阿泊然無染而好行其德里之人皆曰此吾鄉之有道先生也嗟乎史道衰卓魯隱史學壞盲腐朽人倫頽陳郭謝公今死矣其不死者獨有著作數十萬言耳余不勝感歎而爲之志公諱之盛字貞伯號傲庵世籍錢塘自元白雲公始其贈太常卿崇善公明興之鼻祖也其徙仁和褚家塘昉自淳齋公自後分六派皆號素封而鶴峯公恩爲公之祖清泉公文明爲公之父張太宜人爲公之母王孺人爲元配劉孺人爲繼配王結髮厲勤而佐讀劉世胄操儉而佐官別有傳公生自嘉靖辛亥正月七日距沒于萬曆庚申三月二日年七十矣子六曰聘世曰振元曰啟世曰鳴世曰蔭世曰堯世皆有文才而仲子振元從余游負志節竟先

公沒鳴世啟世亦先後公沒女三孫男四來求銘者聘世蔭世也余既哭公仲子其忍又哭公銘曰強項逢嗔爰潔其身憂國如焚同于杞人泊然一室有椽其筆名山是宅千秋斯蹟公如龍焉欲展而潛不逢其年以行于田其光燭天我儀圖公公亦有言樂莫樂兮無可欲貴莫貴兮有可傳吾以此銘公千秋萬歲其誰曰不然

瀛海耿公墓志銘

耿公諱橘字庭懷別號藍陽河間獻縣人也公令于海虞虞之人至今思之稱爲耿令公講道于虞山之麓學者尊之曰藍陽先生去官歸而孝養其母孺子慕以沒其齒則里中之人傳其事稱曰耿孝子也常熟爲姑蘇屬邑古虞仲所封地故曰海虞公令虞廉而威法必行而喜爲民興便利邑有尚湖故盜藪公布方畧邏船四面伏而身乘小舟泊湖中夜半群盜集而劫之伏發盜皆就縛并根株擒治其魁魁故豪于鹹橫海上負重俠名公誅滅其家里中黨豪者弗喜也乃公在官邑中竟無

盜初公獲盜未窮竟輒與士大夫講學書院中械盜跪庭下聽講論已引問其悔前事若何盜皆叩顙願更始公徐引去越數日卒痛杖之編爲鬼薪畀之海濱磽确地令耕而自食又籍其名朔望時稽察之故盜感其更生而漸改步爲良民虞故水國水時利時害公下令按圖籍開濬修溝洫之事而責之田主者顧田主者皆貴人豪室但坐享佃戶供歲入不復問畝涓通塞何狀令下率抗不服公械貴人豪室僕于里門以儆督抗令者而令乃行水蓄洩不失時而歲收大稔邑人曰縣名常熟真常熟也憶萬曆戊申東南郡邑大水城門往來以舟渡米價踴貴而常熟之民晏然蓋公出所儲官廩穀數千石平糶散之民間而民間遂忘米珠之苦也公之遠識而能再造邑人類如此公旣內徵擬補諫職先暫授司馬職方郎而中浮語速之去蓋公勞民事捕盜開水利時識者已嘆云邑民安而令公危矣虞故言子游之鄉公因其遺俗倡明其學術創爲學道堂茲歌樓又刻古今聖賢宗

像而人爲之贊挾其宗趣其與人語每曰我有一物名曰照妖鏡血戰刀一生抵當我不過其論學務明諸心而以卽事卽物爲宗如象山先生所云人情物理上用工夫是也然公自信頗真而大約繩人以必如我余間諷以贈語曰因物則聖宗執我則霸學公初讀我言而未許及來京師爲含沙所中則太息念余言謂公真愛我我今且從事此十年而乃可副公望也而未幾公尋歸矣公歸而奉事八十母時承歡笑繞膝下離邑城鄉落中有地曰林村母孺人故姓林村以其宅名也公就其地築林臺奉母孺人時遊其上以慰其故土之思云及母孺人沒而公哀念不置負土廣其臺塑母像其中而自塑一跪像其傍暮年甫成則讌親友三日讌畢之夕而公臥于臺下洞中明晨而公化矣相傳其事甚奇而父老以爲公報母志畢故捨其身以去是以爲耿孝子也嗟乎公之死寧獨爲公痛憶余在京師每抵掌談海內人物有幹濟氣力能擔荷世道者輒口實藍陽藍陽故輦下士大

夫皆知公爲用世有學問實際者而公竟不及一  
措置以沒此其恨寧獨在公哉邑人悲鄉人悲吾  
黨之人悲而予悲何能已也據余所習聞而志之  
并爲之銘公之先世世戎籍至公而昌具耿氏春  
秋中不具述獨撮其大如此銘曰  
或躍于淵備龍德也泥而在田文明赫也學高而  
德博亦旣厥澤也屯而不施井渫之不汲也吁嗟  
先生如刃斯銛如鑑斯光銛不受割光忌太揚獨  
留精彩瀛海茫茫我銘其石千秋之藏

顓陽孫公墓志銘

萬曆戊午春兵部職方員外郎孫公以使事還里  
其年十月晦卒于家明年葬于其邑冀野之原而  
右庶子華亭張鼎銘其墓從季公兵部尚書大學  
士愷陽先生之請也鼎旣事學士公于館下而因  
得交於公嘗讀公所爲詩歌而序之遂按其狀而  
爲之銘公名敬宗字叔倩別號顓陽其先世自湯  
陰徙高陽五世而至贈大學士公某生四子公行  
叔而學士公季也兄弟以學行相師公中萬曆辛



郊科順天鄉試其官秩自署武強諭遷國子學錄  
歷遷工部都察院吏部司務轉兵部職方司員外  
郎其享年自嘉靖癸丑月日生迄萬曆戊午月日  
卒年六十有六其著書及文章詩歌近百卷其孝  
友施于家其德誼行於鄉閭其服官用世之概具  
學士公狀張子曰余按潁陽公蒞職方狀以觀今  
日之事蓋泫然不勝人材之感焉天下安危繫兵  
曹兵曹事理亂懸職方矣郎卽副何公治事之井  
井也軍伍之踐更新故混冊籍相欺冒徒手而糜  
廩者黠閱則存事後則烏有矣且又濫馬匹濫芻  
茭公慎悉其頂補覈其名實而頒芻餉焉其更番  
一一比奏如法無占冒也卽蜚語騰于途弗爲動  
班軍之至也部兵都護比猾魁爲窟穴懷金錢雇  
游手支吾名姓而已而渙餉且不貲公勾稽而露  
牘劾之不少貸又干振鈴柝以靖輦下逮捕健兒  
并賊曹弁一情竄則探丸竊發不可聞至彎弓躍  
馬都門外百里出沒鳴鏑行客目爲畏途公督捕  
兒諸弁先後廉得其主名盡掩捕之有盜私鑄印

信竊內府旣瓦銅符不數日卽獲獲卽上其功遷  
諸弁而遜不自居其殿最諸弁功罪人人服其忠  
平也而公之任輦下幾無盜京營故有卒若騎承  
平久半爲朝士大夫假去故卒寄空冊而馬力疲  
公受事請與臺省共誌飭之卽豪貴大家兒無敢  
有橫索一騎役一卒者故公之在部以訊盜連魏  
司馬掾奴逢司馬怒呵卒不爲謝蓋營其職而不  
私阿如此今職方事事蠹如昔矣寧得有一郎如  
公者哉然吾按公先是凡三領曹務也其在司空  
受檄繕治儲胥精估約裁費減十七其參臺務能  
熨積椽之乾沒而不以束濕累前人又議改折長  
蘆食塩數百引塞其橫流以甦商苦卽議不盡行  
而省減過半其在銓幕修飭簡遠語不及除書事  
與諸部郎游介然絕依比掃荆棘嘗賦署中古藤  
花以見志至其於人才疏淹植枯推輓名流常不  
令人知故一時諸大老皆曰孫君賢副駕部職方  
郎無如孫君宜當公爲武強諭時已戒諸生絕修  
脯日與考業論文吹响繩督皆有法式旣入錄國

學據高座講經橋門圍聽清風穆如也蓋公少沉  
博喜讀書爲古文詞日益奇且富行修名益高諸  
名公連拔爲異等入試圖棘而舉屢上春官竟不  
第而悲憤鬱勃忠愛之氣時形于詩歌至其淵涵  
沉塞思于當世之務一發洩之而終身廉隅凜雪  
屹然有嶽立不阿之勢以故官方精心弘幹綽有  
樹立非偶然也嗟乎公真可爲當世之人材也已  
學士公流涕告余曰自吾兄沒而吾無師余亦泫  
然曰潁陽公沒而當世鮮人材之用其寧忍不銘  
公公詩歌近杜其天性忠愛沉篤亦似之今百花  
嶼存稿續稿余所叙也元配智宜人生三子鉉廩  
生鑑增生鏘廩生五孫之涓之渙之浹之澣之瀚  
而之涓爲邑諸生卒餘不多載銘曰

鶴鷄棲方何懷乎碧漢藤虬結方何孤根而老幹  
物清則貴質厚而堅南山之松宮殿梁馬先生之  
夾瀦水灌河先生之朝純鈎出屠載其全力盤錯  
游刃寂然藏刀詩囊書枕文章之道修詞立誠惟  
其有之待人而行我誦公詩我讀公書我銘公干

千秋稱爲用世之鴻儒

明封奉政大夫彭公暨配全宜人合葬墓誌

銘

今 天子壬戌春三月吾年友友庶子彭君上疏  
乞歸省其父奉政公是時庶子有家問自南陽來  
發而讀之非奉政公手畫也庶子慘然謂予曰吾  
父平日皆手楷畫而今顧倩書噫病矣吾宜歸請  
于政府不許乃雪涕以告奏上允其歸當是時吾  
同舍以庶子思親而勇于去爲孝涉冬十月望而  
奉政公計聞距歸省期六閱月矣吾同舍爲庶子  
悲又竊爲庶子慰乃庶子寓狀來則又欷歔恨歸  
視之晚也旣徵狀于太常梅長公而屬鼎銘其墓  
鼎不敢辭按彭氏系本江右至其祖文劉避難東  
遷六傳而至懷維公以文章名梁楚間教授生徒  
遊於楚之均遂娶于均而生奉政公當是時奉政  
公且議婚于均而懷維更遊浙則又謝均而婚于  
浙是爲全宜人故浙產也奉政公少讀書而以兄  
訟繫故遷其業然業不竟儒而躬爲儒行力田孝

弟嗜義而踈財性長者與人交恐辱而忘怨其于  
聲利泊如也初伯兄坐罪當死而逸令捕治急則  
父懷維公欲往公挺身詣令乞代令不可竟捕繫  
伯兄而伯兄從繫中議析箸則割庾歸兄子而手  
其瘠曰吾以慰南冠懷也族子以非意于公公不  
較既悔謝恩待如初會歲稔而豪擁糴自饒公廩  
不盈數十鍾出而倡之賑邑令以為賢當是時公  
椽于邑而非其好至補邑諸生乃罷椽而力  
耕給食指晨夕課庶子讀至庶子登射官翰林

而公廩廩持恭讓不伐也嘗就養一再遊輦下率  
浹旬即歸歸而古屋數椽門可羅雀農而植杖圃  
則灌畦每與田畯野老班荆話農歲入所餘率借  
親朋輩雅歌投壺呼盧判醉故人躡敝屨來者皆  
引為上賓其豪貴軒車僂而過門者率閉戶謝去  
矣蓋公生平恬尚不以末路富貴變節如此全宜  
人十三而歸公即能供養堂羞賓客背手自為豆  
觴而處娣姒僮僕間和而有惠嘗收育李氏孤授  
之書比補諸生則為娶婦里中有古祠相傳歐陽

先生讀書處祠故有先生像祀矣宜人聞而亟敕  
創新之祠未新而宜人歿蓋其表章先哲具丈夫  
識也宜人卒則先奉政公八年奉政公夫婦齒皆  
強而能達于生死公嘗先作一柩時玩視爲病夫  
息宅宜人沒而藏之已又作一柩玩如常則又曰  
是我老人息宅也公化而藏焉視田榷鹿車猶屬  
逍遙人世事矣夫行積于身而教修于家生無愧  
鄉閭而死則翛然樂歸其本宅古之至人得全于  
天者公夫婦實近之况庶子砥礪行名功施當世  
者哉是宜銘公生嘉靖癸丑八月二十八日距卒  
年七十矣其封如子官片三錫命也初檢討再諭  
德今爲右庶子秩奉政大夫焉宜人自封孺人  
而一再贈也寵命皆如公宜人生嘉靖丁巳六月  
初十日卒萬曆甲寅二月十三日年五十有八子  
二長凌霄登甲辰榜進士今爲右春坊右庶子兼  
翰林院侍讀娶段氏累封宜人凌雲爲媵李出娶  
陳氏女一孫男二孫女四以天啟 年 月 日  
合葬于順陽安家河北山之原銘曰

曷爲乎公祉德也齊年爵也如子曷爲乎公慶孝  
友爲政乃三錫命曷爲乎公官寄而歸焉樂在其  
中北原芊芊在河之陽萬年同藏惟鴻與光

明奉議大夫恒吾孫公墓誌銘

禹城之鄉學者稱先生曰劉允良太史孫恒吾北  
部兩人少讀書同卧起相得也而並第甲辰榜恒  
吾同予游師門而允良在館下爲同舍當是時人  
呼爲東海雙鳳云允良爲人秀朗高逸如危冠道  
人而恒吾溫克沉愿和而不流其肺腑映徹似水

晶琉璃也允良喜吟詩好譚神仙而恒吾精吏治  
所至與民開便利惻惻樸樸不苟逢當世而世共  
推其賢萬曆戊午余徵國子司業入都而恒吾內  
召爲比部郎時相過從允良先以骨寒病死每相  
對言及輒泫然一夕余飲恒吾舍出魯酒麥飯食  
而甘美明日恒吾更以餉予予口占滑稽語稱謝  
恒吾讀而喜告家人謂予善戲詰旦入署治事而  
疾作強輿歸則氣絕矣余急走哭而視其鼻端有  
劓痕詢之則痰氣决輿中而憑軾以沒焉故也恒

吾初任臨汾知縣凡四年以母喪去再調補固安  
又二年陞刑部四川司主事晉廣西司員外郎再  
晉陝西司郎中其爲令廉仁而精敏予民不欺而  
民亦不敢犯其令其在刑部屢決大獄而衆服其  
公平汾麗于平陽郡郭宗與民雜處民好鬪而苦  
逋王賦公開荒田六萬畝以充賦而民耒耕如雨  
捐俸煮粥用米三百餘擔而費不擾民間鎮民靳  
于義夜劫趙氏女淫而殺之沉于井公發其狀寘  
之法一邑稱以爲神固安地近輦下多中貴戚畹  
里第公至肅然不敢干以私裁革例供縣官薪米  
歲省民間六白金修堤杆渾河水雨溢堤且壞公  
立雨中督夫修築而水平堤不爲民害固安民至  
今祠之其在刑曹鞠將作商人爲奸利者畫法不  
留時刻而請託不得行李中丞者家潞河侈用皇  
木占倉塲地被妨

詔下勘問狀公署四川司事窮治其豪奴李七置  
之法而原其弟李三節子李夢熊事遂解是時大  
司寇以公爲得法之平劉侍御光復按晉疏大計



調公簡已侍御以直言下獄論死公館之乾燥地  
又除道疏穢以通來往而侍御安侍御愧當日失  
公而呼公爲君子公于植孤賤急自其天性故所  
至皆能濟人于難張教諭喪平陽公殮而還之同  
年任行人沒貧而多貸公倡義勸貸者焚其券而  
出金幣爲其子成婚禮楊掌科沒而里人訟之郡  
公洗白其子侄而安其母夫人張開府傳太常兩  
公有清名身後寢微公表而祀之學蓋公居鄉時  
雪伶人之冤而活數十人煮粥以食荒民還路氏  
之宅捐三百金不問解孫掾守藏失金之厄而掾  
生祝于其家其所爲濟人于難者生平不可枚舉  
故公喪車東還而鄉之人匍伏哭哀載道也余往  
年以使事過禹城訪其里居廬舍宛然而念允良  
以仙去公以宦沒低回者久之獨兩家子來見玉  
立起諸生間差可念耳余旣序允良蟋蟀軒詩藁  
而公之子某十日墓公于某鄉之原使來京師徵  
余銘公墓其狀則吾同館楊克之官詹撰也克之  
兄亦已物化覽之凄然遂次其事而爲之銘公名

延長字

別號恒吾生于

年

月 日 卒

于

年

月

日

十有

配

氏

宜人孫

氏當國初名正興者卜居黎去寨南故世稱塞南

孫六傳而至公公父贈承德公名開先母

氏贈

安人皆以公貴子

人

女

孫銘曰

憶往事思吾友五升麥一壺酒暮賓主朝死生等

夢覺誰幻真惟土有膏發其陳萬鍾之粟食萬人

冬溫爲日秋爲春司寇之德勒貞珉藏諸萬載宜

子孫

明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層峯李公墓誌銘

嗚呼此吾年友太僕寺少卿層峯李公之墓也公

諱時榮字元敷登萬曆丁未榜進士歷寧德莆田

二邑令以治行高等

徵入爲江西道監察御史

是時當

神宗皇帝晚節邊境寢多事東夷訶開

鐵遼瀋間名城屢陷塞上兵羸不能乘障而主客

餉歲糜百萬餘主計仰屋無策公條便宜畧言兵

須酌其宜餉當核其實今日措餉之塗不厭廣清

餉之法不厭精誠今治兵者兼得問餉主餉者兼

得治兵自可首尾相應征勦有備朝論躋其言尋  
而按長蘆鹽政畿南地故廣斥而民多豪倚中貴  
爲奸利公搜剔城狐根株姦蠹齷務凜凜又章數  
十上請宥言官請誅逃竄禁白蓮除孟吏止萑苻  
皆得報可乃命公主餉事備遼時遼餉餽去如  
漏卮而郡縣征輓期不前甌壘罄而庚癸呼公自  
昔抗疏時已腹畫具矣乃勾稽簿籍調劑歛散飛  
檄刻期會上募府如流水持籌攬轡威肅塞下矣  
旋以勞晉太僕少卿 覃恩再贈公父母四品秩

而以 予告歸是時天啓初政寬大朝士大夫以  
氣類相高排擊異已鋒不可近中璫乘之而鉤黨  
禍起羅織琅璫下郡國者旁午而公時家居忽忽  
不樂顧時閉閣獨坐罕見賓客間對客杯酒笑譚  
穆然感慨類深念者人莫測其意也無何晨起寢  
門未闢而公逝矣同榜兄弟倉皇往視枕其屍哭  
之卒莫得其病狀余顧哭之慟曰古稱賢者厚于  
德薄于命公之逝其命也夫幼失慈母長背贈公  
零仵孤兒飄泊師塾筆耕鋤口垂二十年乃得一

第何躑難也董恭人糟糠相依勸讀佐政朝榮俄  
謝宦邸分飛至於伯道無兒中郎有女執奠含淚  
予影自憐抱此苦衷其能久視至於無聊一決豈  
其情耶則又嘆曰未也曩公門人曾詹事楚卿故  
莆諸生也爲我道公治莆如其治寧狀甚詳嘆曰  
公今之卓太傅元魯山也八閩邑大夫莫或先焉  
嗟乎彼田野感憤無聊而一決者計畫無復之耳  
賢者曾誠自重其歿以公治行興立朝風節嶽  
嶽自表著豈不思用其未足而顧自同於溝瀆之  
行吾斷其不然抑世道交喪賢人長往鷹鷂擊而  
鸞鳳翔豺虎橫而祥麟隱當其穆然深念時有隱  
憂焉夫公豈可以語人哉抑此亦可謂一歿生輕  
去就遯世而無悶者也而吾又何慟于公按公先  
來自南渡徙居上海自其大父懷泉公父庠生贈  
太僕復菴公而上系皆無考三世皆單傳無基功  
之親可以續其烝嘗之託而竟以兩外孫在抱者  
一名京孫一名蘭孫爲之嗣京孫長壻章君肇開  
子蘭孫次壻杜君元培子二女之歸兩壻者皆董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  
恭人出也公生萬曆癸酉距卒天啓乙丑享年五十有三董恭人生隆慶己巳距卒萬曆癸丑年四十有五今年丁卯臘月廿七日兩婿奉公暨恭人喪合葬於神山之新阡且以待郎杜公狀乞余銘余同公舉於鄉遂爲銘曰

孰躍而升之一羽九霄孰隕而推之泰山鴻毛其華曄如其果不食蘭生于門其種不植豐于千秋嗇於一子嗟我元敷其未歸於此

徐母楊太孺人墓誌銘

在大啓辛壬之際 天子恭已闔人滯于社朝政囂而民夷訁御史徐君卿伯奉其母楊孺人居京師時水西安夷反貴州圍會城三月不解城中食人而炊骨都御史王三善提援兵至城下賊散去顧設伏佯遁以餌我師王公長驅直入其巢比師旋伏起遂沒于鹿廣河事聞朝議震動然率阿要人意推擇督師大臣往不任軍事而諸素負威望著蠻夷間者以論遼功罪忤當路指去官家居御史卿伯抗疏劾不任軍事者罪而稍語侵要人當

路者遂側目視御史矣無何御史以巡山西往奉  
母楊孺人僑居南京徐故黔望族居省會城北郊  
百年世第嵬然皆合抱木鳩族而居旣蕩于兵燹  
其族千指沒圍城中什不存一二而太孺人萬里  
無歸僑居石頭旅邸泰然無愠容已趣御史入晉  
受事而御史嶽嶽負大節不喜依阿當世其蒞晉  
時慷慨直陳利弊無忌諱當是時國家方東北挂  
奴虜西南挂蠻夷而中朝士大夫尤挂門戶議論  
異同所嚮黨伐蜂起尋出御史外臬已仍有詔還  
臺而御史益自奮發孺人諄諄慰曰兒惟無曠爾  
職以負君恩爾第于人無寡容無垢惡嚴而執  
法峻斯處危世之道也御史銜命督輓漕蚤夜馳  
驅河堤間暴露經歲良苦即廣陵京口可便帆取  
道石頭而未嘗一歸省覲孺人孺人顧欣欣焉時  
慰勉之曰兒誠敬乃職以答君恩老人益加七  
箸無煩回顧也逆璫竊國柄毒流薦紳狼璫旁午  
于道二三君子沉于岸獄齒骸狼籍會御史適有  
南京畿之命出持節治事入銀魚供菽水不辱身

不逢難母子怡怡然祿養未幾而孺人無病逝矣  
御史直節著朝廷而卒飄然于璫禍洶洶之日盖  
稟庭闈間慰勉素焉故人謂御史能子而孺人能  
母乃御史更流涕言曰悲乎吾母之歸吾贈公也  
遭家中落室無謫言辟纁佐勤以廣其業故贈公  
戊子尋舉于鄉已署教平原將母薄宦拊旋以食  
首菹充然喪途南歸間關蹄轂脫珥贍給驛路無  
虞原其成事盖忠臣也奉事祖父之姑上食必飭  
并養其老母蓄其幼子曲中歡心侍病姑于官邸  
湯飲親調視衾手滌寒暑晝夜無倦容則孝子也  
贈公捐館舍藐諸孤孺五男女長男伯年纔十  
一耳未亡人謹蓐食調寒暑吉凶婚嫁拮据並襄  
又時課長男讀寒燈呬唔機杼相和繩其放逸勗  
以精勤迄于有成以報泉下慈母耶抑嚴父也吾  
母目不涉經史而動中矩矧居常無疾言暴怒而  
臧獲輩嚴事不敢爲非身居闈闕未嘗習當世事  
而進退語默訓定子弟卓有先見獨孀居年未三  
十苦節凜凜而以卿伯入仕故旣再膺恩錫例不

得受旌于朝白下之櫬去黔江萬里室廬煨燼  
丘隴荆榛而卜一丘于秣陵葬不得同贈公之穴  
悲乎此孤卿伯所爲仰天而泣血也幸乞銘于師  
以紓其後來未歿之痛余聞而傷焉御史余所取  
士也余旣嘉其立朝直節而又歎孺人之能訓勉  
以成其子遂爲之銘 銘曰黔筑枳棘去天三百  
冶城樂土去天尺五源源彭城厥脉孔長越河度  
淮帝京之陽合葬非古同宮異室魂氣所之萬里  
一宅旣安旣固貞母之丘蒼梧暮雲勿淚千秋

贈文林郎白石郭公墓誌銘 代

晉江縣有合葬林柄山之原者爲明贈文林郎白  
石郭公之墓公卒在嘉靖丙寅距生之歲甲申得  
年四十三其以乙巳合李孺人葬則爲萬曆某年  
月日以推官文林郎秩贈公者公之次子沅州守  
繼曾也公諱士豪字志邁別號白石其先浙人始  
祖孟良從富陽徙于臬至白石公蓋七世也孟良  
有子曰居賢公爲臨武教諭 高皇帝設賢良科  
詔天下三歲省試舉士特達者于鄉而邑之有鄉



薦自居賢始居賢公生坤坤生鍾鍾生易齋公濱  
以子貴贈官監察御史而南寧知府白峯公楠其  
子也于公爲祖公之父曰新坡公文煜母高氏有  
子六人公于倫次爲長子公生而豐體昂立頭角  
嶄嶄侗儻有志氣南寧公異之南寧公于世爲顯  
人諸顯人子大率鮮衣怒馬我冠飛纓華靡相高  
公顧悃悃朴朴質經探淵十七試諸生高等矣已  
省試連困于是公喟然歎曰夫學猶稼也稼必食  
有不食焉然渠謂蓄者無播穀以子統曾繼

曾讀書東山雲谷中究切文奧二子學成于時故  
時人爲之語曰累土綦崇數沃綦豐嗟乎白石公  
穰田而後啜其積也公天性孝友遇事有經紀待  
人信而仁新坡公當南寧謝世落矣顧獨戛戛挈  
持內輯外圉然而芬錯細碎披郤中會罔有遺漏  
者公之力也故衆皆服公能宗黨有質爭剖疑者  
必秉而聽之公公剔抉肝膽和其不平決其所殆  
人各仗公往必意滿郡新躡于島夷兵劇而僅公  
視困者輒賙之而資其殮不能葬者于是宗黨又

咸頌曰公仁人能生我公母高喪未殯而警于火  
公身側火翼棺上慟衆爲慟乃競出棺于焰公痛  
毋養弗逮也顧歲厚輸粟廩身氏終其身新坡公  
之沒也南寧夫人年考益高公泣曰天乎忍令父  
也兒不卒繫吾代也父視其含乎諸晨昏滲瀝益  
加愛謹嫗有孫忘其兒之念也公雖長而諸弟皆  
異毋公遇之畫箸必平弗異也俗長子受貲必倍  
公大父厚畀公弗受也其篤于友愛如此夫公德  
誼固天性亦其所得于詩書力與諺云期年種穀

百年種德今公第徼一命以自信而德積不高澤  
後無聞其又孰與剗耀蓄流發祥而廣志哉里中  
人又嘗歎李孺人賢云孺人爲典籍李公女家殷  
矣而好儉素事舅姑之父母孝謹如舅姑遇妯娌  
姑姒如其親姊妹起家以勤御下以莊施予有大  
體長養兒女愛而能訓以義公之好學仁信孝友  
成之者孺人也孺人以子貴贈生嘉靖癸未先白  
石十三年卒是爲甲寅享年三十二耳亦以今年  
月日葬公男子五人統曾庠生先卒繼曾沅州知

實日室初集卷之十六  
六三  
州也繩曾有聲于庠純曾爲禮部儒士俱孺人出  
而最後約曾公繼室李氏出孫男八人懋官秉幹  
啓琛皆庠生公銘曰珠不席蛤于淵鶴不九臯雛  
于田豐其積身則嗇有種旣獲亦秀且實百年之  
食惟墓有石我最其迹吁嗟乎先民之室

通政司經歷林仁甫妻徐氏墓誌

蓋余爲諸生時與林太僕元子仁甫爲文章交當  
是時太僕先生以耆德大儒喜提獎後進每舛會  
論文功令必飭晨具粥糜午設羹飯暮陳酒漿課

必三日或五日間七日凡日藁旣具先生歸然主  
盟當席詳確可否已乃勞苦好飲食之更徐爲稱  
引舊事及指授文章法度聽者娓娓徹于子夜當  
是時諸君子筆墨之氣如虹或落筆千言或苦吟  
深夜熬火熒熒堂皇間中厨呼辦如流水僮僕奔  
走勞問不絕傳聞每一舉社會賓友則仁甫二母  
膝淑人徐太孺人皆坐待旦而元配徐孺人躬治  
滌灑供文章客惟謹蓋余至今懷當日同社事而  
歎先輩之作人厚庭訓嚴而仁甫之門風闡德高

且遠也徐孺人出自世家爲太師文貞公孫女太常公仰齋公之女年十八以歸仁甫當孺人未字時太師絕奇愛之曰此女當歸之德胤以昌其宗會太僕先生以黃門持節還里抗言于當路爲松民寢加賦一事文貞曰仁人也吾女當女其子旣歸而事太僕先生滕淑人孝謹絕純綺習如寒家女也事徐太孺人如滕淑人太僕訢訢喜託宗祊而兩母皆慶得賢婦其治家井井飭內外有法其相夫子讀慰勉引古大義不獨以文章而又勉夫子勤於官毋苟且家食負累世 國恩也子顥年少補博士弟子員束冠綏而拜孺人孺人念太僕公兩母之不見也流涕嗚咽勗以前途迨仁甫北上補官銀臺會歲在己未 新天子加恩中朝官得加孺人品秩冠服而孺人以八月九日逝矣距生之年戊寅纔四十有二耳傷哉仁甫流涕告予曰子吾同社也先太僕當日讀子文以爲必可傳吾婦賢而能相吾以事親取友子知之不待今日且吾婦識明而知道理生無以爲榮沒亦思得文

章爲不朽或可比于梅聖俞家南陽縣君子其不爲歐陽永叔矣余感而歎曰自人倫薄而風教衰鍾鼎之家儷以裘馬華靡相高珠玉相矜而能修中饋勤色養辯人物高下明居身本末者鮮矣孺人治于內而仁甫之德美益彰于外里中稱溫克能自立朝之士大夫推坦率有德量者必曰仁甫其于文貞不愧德胤之稱于太僕先生享仁人之報吾以爲孺人扶助居多云孺人之婦儀遠矣哉志之以解仁甫之腹悲也按孺人子二希顥希頤而希頤蚤卒顥爲邑庠生王憲副後陽公子元維婿也女三一字庠生莫儼臣一字庠生蔣爾轅一字庠生潘三才孫男三孫女一葬於曹家橋之新阡銘曰

有樹其穀而餘其食祖曰帝師翁曰邦直有佻其雄而哺其雛德門之胤相門之姝其澹如水厥德則旨飲之注之其原不已而字旣光矣而子旣昌矣以視吾銘於千秋萬年亦孔固厥藏矣

封奉政大夫澄川李公墓誌銘

郡城東十里泖涇之原為封奉政大夫李公之墓  
 公卒在丁郊為今 天子登極之歲距生嘉靖壬  
 子得年七十有六治喪三月而葬則為是年仲冬  
 之三日晉公奉政大夫者長子大理寺右少卿凌  
 雲也初少卿仕諸城縣今滿考則封公文林郎已  
 入為臺御史則單公恩御史久之拜大理寺丞則  
 又 誥晉公為大夫 制詞凡三錫云張鶴曰志  
 封公者率稱引其子名爵尊重易諛耳吾獨習少

卿之節而高封公云公少故困儒業而課其子既  
 子成名貴顯益修其儒行而訓以立朝居身其大  
 節犖犖表著者皆公教也曩者 哲皇帝冲齡御  
 世朝議擁起故相于家二三名入乘時據高位願  
 指言路排逐異已如秋風之卷葉及賢人去而中  
 官已伺其釁而顛國柄羅織鍛鍊慘流薦紳少卿  
 奉親家居屢被朝命不起而封公亦歡然勉其子  
 養晦靜退寡交游絕賓客當是時士大夫惟無所  
 見長則已耳稍露頭角嶄嶄不依阿浮沉則輕者

櫻露章重者墮岸獄其最汗下者方獻諛幸苟免  
媒後福身名喪而親辱焉少卿獨恭讓鎮默不逢  
怨怒不易素節徜徉於父母兄弟間可不謂高哉  
封公之訓子也爲令則勗以座右省身濟物兩言  
爲御史巡方則勗以攬轡澄清勿縈家累通訊問  
其受命將按浙也則以地隣難忒勸罷其行蓋  
其佩服義理靜素爲寶其式教學力厚也世人未  
獲半通之綸一朝子策名榮顯作車上暴貴人徵  
歌逐舞營畝宮嚇里井羶子宦業無屬厭如決隄

泉不壑不止焉其誰能勗以道義而不愧于官相  
時而出難進易退無辱其身以憂其親則公之所  
全于其子者更大故曰吾高少卿并以高封公乃  
吾聞公治家井井豐儉中度而有介性至德嘗還  
糴賈之金而歸減奴之收佃粟踰額者族子鬻墓  
樹公不忍發給樹值而喻其勿翦又脫簪以贖隣  
翁里誤之罰捐厚貲以完故人之墓資遣遞驛城  
旦髡而還之鄉其他好行其德不止一事蓋其所  
以開少卿又以身力行之也公之先世自洛祖杭

其由上海王渡里徙華亭則自高祖晟始晟生秋  
田公杵爲公曾祖杵生鶴峯公霆爲公祖鶴峯以  
明經選義烏訓封中憲大夫湖廣辰州府知府以  
長子按察使海樓公日章貴也次子春樓公日宣  
廩于庠入國子有文行爲公父公其第三子母徐  
孺人生配金氏封太宜人四子長凌雲即大理寺  
右少卿凌霄選貢生次凌霍凌雯俱庠生而凌雯  
先卒孫七人長是椿次是棟俱庠生次是樑是榧  
是松是樸是椿殤而是榧于公沒後生皆凌雲出  
也余偕少卿幼試童子爲諸生甲辰同第南宮又  
同師門同志行先宗伯同公受朝恩銀魚相隨  
敦兄弟愛而余嚴事公如執父故因少卿之請而  
爲之銘銘曰

移孝爲忠媚其君轉忠爲孝怡其親以道事君  
不可則止君爲忠臣親爲孝子孰訓其子李公  
則然水長山高德人之阡

封太僕寺少卿馬公墓誌銘

萬曆辛亥十一月日太僕寺少卿馬公以其先大



夫賓吾公狀來告其門人史官張鼐曰孤從聘自入仕二十年行後四方未嘗得一日事先大夫也丙午備位罔曹以使事還里乃飭泔灑朝夕焉甫閱年而先大夫病又四年而病以歿也傷哉先大夫讀書束修有志行試輒冠其曹乃五試弗第也廩于庠二十餘年需次且得一命又輒棄去晚築塲圃娛賓客陶然適焉乃竟病枯困且歿年纔七十六耳是孤從聘所爲先大夫傷也然先大夫得徼天子綸命者三從聘筮仕青州秩滿先大夫封文林郎青州府推官已爲江西道御史會上建儲官則又改封文林郎御史後從聘轉太僕寺少卿當慈聖皇太后徽號覃恩則又封中憲大夫如從聘官其歿也例得予祭是先大夫之獲寵於天子者厚也子史氏也又辱交於孤其爲孤銘諸幽魯按狀馬氏其先山西朔州人 文皇帝徙戶口實三輔地有諱永者在徙中遂居真定之靈壽靈壽之有馬自永始也永派凡五而第四子駟爲宿遷知縣四傳爲朝用于封公爲父封公

諱思選字升甫別號賓吾多聞好學爲邑弟子師  
善行草法書性愿樸閒達當初封時廩次當貢于  
廷棄而就封錫怡如也雖以子貴絕不問戶外日  
娛于花竹山水又坦衷遇人撝謙不伐親友皆樂  
從之游以故封公晚年日與故人飲酒娛樂而終  
也封公生於嘉靖某年某月日卒於萬曆某年月  
日配鄭恭人先封公一年卒有三子長即太僕公  
娶李氏封恭人次從政娶熊氏次生員從龍娶侯  
氏繼娶蓋氏張氏女三孫男十一士昌士顯士慤  
士通俱生員餘俱幼曾孫七人僉嘗歎士抱奇志  
讀書行仁誼名不出于鄉澤不及於四國者多矣  
封公以高才生勤學問訓教其子成進士名聞  
天子三命皆有寵詞夫貽其德嗣與自有之者孰  
多且太僕公之爲推官也德澤在齊魯其爲御史  
也直聲在朝威德在三吳兩浙間今且爲國家重  
臣當大任展仁誼之效此非公教訓誰實貽之然  
則太僕公德施名實皆公所爲生平不朽也僉爲  
諸生太僕公校士於吳實器許焉及來京師謁公

于邱舍諄諄握手慰勞平生蓋鵠之受知于公也  
庶幾國士遇矣非鵠誰當爲封公銘銘曰

一命而去其孺再命而冠豸我如三命而列鼎  
食爲大夫誰爲爲之上壽若水爰漑其畝積施  
若菌爰餽其口勤學而不羸其身豐其後之人  
知足而能自樂乃縻於王之好爵衛水之曲恒  
山之南有原隆隆有樹芊芊我銘不磨子孫萬  
年

墓表

文林郎陝西道御史毛公墓表

代

萬曆癸巳之歲倭奴平秀吉証海外

天子閔東

屬國出師救之戰於平壤碧蹄間疆吏以捷書聞  
朝臣稱賀御史毛公抗言曰我兵越萬里外勝驟  
且驕以驕兵當狡寇危將不救宜亟勅將帥謹萬  
全無貽中國後憂大司馬覆如其議而王師尋以  
輕敵敗人服公慎重先見云是年廷臣疏請 儲  
位言數且激 上怒謫言者毛公時力疾則又草  
疏千餘言論國本所以安危故奏具且上太原相

國止之謂震怒未解而御史重獲罪于國事未必有濟會有旨二王竝受封上疏乃不果即公疏上不果而毛公直聲侃侃振於朝庶幾乎盡瘁而不忘君者公之爲御史也纔一年而所規畫邊疆事宜論舉將帥鑿鑿名實之必副嘗論治兵使者李材有狂蠻功不得以誑誤文致寘重典材得釋繫出當是時舉朝推公有確見不阿爲真御史先是公爲山陰令勤民之事而不求其名廉而能仁愛而有經紀民至今思慕如慈父母初下車邑值大

水已復大旱又大疫民聚而剽者索索起縣官故急稅監司惟徵入是問祈寬之不可無論蠲賑公首捐廩俸勸民貸邑豪家競出賑粟應公公爲稠給糜藥各有法所全活萬計廉剽者主名械其渠六人而餘黨解散境以貼然當是時民不辦稅稅輒不前公爲定期會令自輸而徐稽其入即報簿後他邑公弗顧曰吾不願以罷民賈治賦名也蓋拮据稔災圖利紓厄者凡三年所而民當游饑後公爲治一以安靜不擾爲務訓農桑節用殖財治

獄訟盜賊徃反尋繹必求其實狀毋侵平民度原  
阜腴瘠高下之等籌筭戶口強弱增損之數參伍  
精敏役書出而若公人劑其橐中者編氓幾忘更  
錄矣蓋又三年而邑大穰公即靜安其民而又慷  
慨任事創未有之利勾餘軍穰在數百里外民漕  
甚艱而軍給又苦紅腐公時權其直而易之鏹又  
量出羨以當餼資民不罷輸而軍宿飽矣監司遂  
檄海上諸郡定爲例築麻溪壩外猫山鄭家山之  
堤以砥外潮沿江之民無爲魚者已又議開壩洩  
內河水剗閘束之紆迴而出與江水會度可灌田  
萬餘畝會公內召不果至今土人追公之畫以方  
古召南陽云六年而拜御史爲御史一年而病病  
以告請 天子爲予告歸歸甫及家而公竟不起  
予聞其子言公之精氣大抵耗於爲今時所謂盡  
瘁而不忘君者自爲天子膺民社已然抑其素所  
殖矣予嘗憶與公同舉鄉闈又同第進士居恒議  
論公每曰士欲自展布大者相天下小者宰一邑  
匪是即安步而取金紫吾甚惡焉當是時余業謂

公雅志在立功德以垂不朽旣公爲今果能酬其  
言迨於今若邪之間祠而祝公者千秋也說者獨  
言公德侈而位約功施未已而年不待意若有嗇  
之者焉然以公所究名實爛於朝野藉今他齷齪  
者爲之即都九列壽百歲孰與仲多以此而言不  
朽乃真不朽者耳又况公子孫繩繩蟬聯甲第讀  
遺書而竟餘緒者尚未可量哉公諱壽南字宇徵  
別號仁山其先繇金華徙吳江自梧岡公而下凡  
五世皆農而醫至公考學憲六泉公衢登嘉靖癸

未榜進士爲浙太平今治行第一人爲比部郎抗  
疏救議大禮者其視蜀學政嚴肅不苟趣舍獎借  
多名人人謂御史公不媿前人公有克肖子五人  
以殖舉於鄉以焯登今甲辰進士則予所取士也  
予旣與公同酉戌榜而又得以文章引薦公之子  
非予誰知公非公之功德爛於朝野誰爲使予言  
之而信者遂爲輯其卓然較著者題於墓道石而  
曰此明宰名御史毛公之所藏也來者庶其式焉

廣東道御史本素華公墓表

今天子萬曆庚戌三月 詔吏部選擇郡國史治  
行高等者入補給事中御史等官于時本素華公  
以商丘今選授廣東道監察御史待 詔闕下五  
閱月疏乞歸省其太孺人既拜疏即行既行 天  
子可其奏太孺人計聞於途越明年壬子十一月  
本素竟以哀毀卒於家士大夫皆謂本素賢而且  
材既受 上知而不克竟其用以朝廷失一名御  
史爲恨本素自高第起家爲新鄭今有異聲調商  
丘今其廉謹德施于民可紀述者於爲今時獨多

鄭之人曰吾無能頌公也微公瘠能腴乎鈍能馴  
乎亭傳之車騎如織能肅清而絕壑溪乎能供億  
饒足而民不逋乎黃河之後賦丁夫二千人戶堪  
賦而帑堪支乎誰能行堤暴露慮則輸庸迄事竣  
而民不加半緡乎寬而戍者誰洗豪而作奸者誰  
鋤乎學校誰復斌斌風俗誰復長厚乎公去而益  
念公生我也商之人曰吾商之患河什百鄭焉不  
保室廬寧保田疇渚芟原茅其望靡靡公核有籍  
蕪者治之布其懇今以均田賦蠲稅勸耕流亡乃

赴倉廩樹藝具有法式汗邪異登洪流乃息獎進  
子弟豪猾有懲作興文事牘簡訟清古稱召父載  
一載寧今惟華公我生我成兩邑之人其載于碑  
如此 天子簡畀爲侍從糾察之官宜也余與公  
同聯第又同第於師門交公最深得公生平獨詳  
公讀書博學旁搜而好湛深之思其與人交諄懇  
無外飾而市義若渴其爲人精覈而不苛恭謹而  
不市名有局幹文藻而常存闇然之意其事親孝  
千里外言及必蘓蘓涕也其事長兄也友愛終其

身少受學于顧涇陽先生涇陽先生挺高節倡明  
學術海內宗之爲論說余見公口不言性命學問  
而能見之用以施之於民故余謂善學涇陽先生  
者無如公公之在都下也與余舍相比是時國論  
紛紜士大夫各持所向爲聲氣之招而公獨稱詩  
論文觴詠蕭然時人莫能窺其際余微察其意詰  
蓋將修明實事爲國家渙羣破交養和平之福而  
竟不及一日立於朝此其痛寧獨在公也吁公之  
生平亦足以傳矣公諱玄禔字爾遐別號本業中



癸卯應天鄉試登甲辰楊守勤榜三甲進士生庚  
午距卒之年四十四父露績學有文名子三肇殷  
肇周肇宋華氏自原泉處士居錫山其來甚遠具  
在志茲不載載其立身治行之大者題其石曰明  
循吏華御史本素公之墓來者庶其式茲

誄

杜太公誄

并序

吁嗟乎大雅不作古道誰傳後進之人服官無經  
術訓俗無人倫貽家無善澤如沒橫塘而忘其注

入幽谷而不信有白日也吁嗟乎哲萎之痛實切  
我心杜太公者吾松鄉先生之可法式者也孝友  
嗜學舉于鄉教士於陵陽治民於肥子拂衣歸民  
久思而祀之澹澹德心樂善不倦鄉閭矜式宜其  
子孫德尊而年邵登於八袞又四年而沒懷和長  
畢逸軌斯零嗟哉乎卓今喪而吏道絕仲弓逝而  
俗教偷石氏之風尚存於堂構謝公之慟已結于  
山丘夫哀以德增文因情感世波易愴前哲難追  
况託契於蘭蓀倍鍾情於蒿斗敢攄遐慕載之素

旂誄曰

峩峩華宗派自淳源粵惟開國黃虞之先靈根  
所樹崇柯出焉喬推漢季預表晉年爰自南遷  
肇厥隆構青龍之隅實惟華胄旣氏其鄉亦大  
其居黃門之澤徵士之廬德音孔嘉載之郡書  
六世而遷春申之浦訓耕訓讀竹岡有杜厥岡  
崇崇厥浦湯湯載其清淑名德翱翔於惟太公  
擬生夢卜早慧夙徵口珠萬斛旣說詩書勉精  
勵操夜寐晨興探經味道亦控其頤亦躡其禱

亦滂亦灑勤身致孝旣載素德爰播芳名薦茲  
南國揚於帝京匪曰爾榮以表人倫人倫伊

何廉貞靜簡道韻彌冲物嬰彌淺敦我直方愧  
茲醜覲教備三物德施五宗曲成爲肅普濟爲  
弘衆食其和元禮仲弓夔屈而蜚宣文藻斧黨  
庠春風冠縫化雨和而不同廉而能予平忿息  
爭開其愧恥縮篆穆如清風理矣倫教旣洽巖  
邑是司膏梁枯萎芒屨寬髀如傷若軫納隍有  
虞孰顙不伸孰吟不舒孰呼庚癸孰鬱囹圄孰

開厥先靈雨之車孰毀厥成昏霾之祛民則有  
言懷我使君鄭僑有愛何武無名民則有言念  
我杜母祠爾棠陰尸爾桂酒彼尼公者詒公不  
朽掛冠遐舉言採其薇歲華春酒初服郊扉屨  
耳鶯鳴流目儵魚甌無餘粟床有素書手握冊  
鉛目窮圖史撮要鈎玄盈編累几素心無營聊  
復爾爾或樵或農或佛或仙或游田舍或醉聖  
賢寄情所往中心咨焉我孰窺公夷惠之間惟  
公邁德漢濱棄機惟公長年子晉鸞飛有子粲  
粲如錯如磨有孫璘璘爲圭爲瑜鑣聯皇路翼  
比天衢以怡高堂百歲是娛屆茲入袞閱四其  
餘寓形有歸還於太虛嗚呼哀哉敬述我公醇  
心亮節信必由衷貌無外悅載其渾敦以鎮羣  
物物競我恬物巧我拙物喧我靜物汗我潔處  
盈逾儉在有能闕惟其不居聲華斯烈繫公訓  
世琅琅數言載其家乘金石斯存末世之人委  
其故我蕩厥神情營營越俎農不服疇仕不服  
官婢耕奴斲厥緒焚然公有遺戒啓導後賢惟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公之賢公試於先賢我初學紳佩敬鐫企德茲  
遠違德茲遄朔風玄壤白日黃泉嗚呼哀哉榮  
名不化德貌銷沉百年已矣末俗傷心一柱旣  
傾廻瀾曷藉重淵不春哲人長夜親中之痛非  
爲泉下史歌薤里以先靈駕嗚呼哀哉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